

金文嘏詞「畎」字記錄之詞義新釋*

石 兆 軒**

提 要

本文探討金文中常見的「畎」字所代表的詞彙與詞意。這個字過去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為「長久」，另一種通假為「允」來解讀。本文首先整理金文中相關的語料，確定符合此一詞彙的文例範圍。其次辨析過去的兩種解讀都存在問題，尚非確詁。因此本文另闢蹊徑，透過音韻關係、語法位置、文化思想，論證祝嘏詞中的「畎」字所代表的即「綏」這個詞彙，詞義為「安穩地」。

本文 113.02.28 收稿，113.05.30 審查通過。

* 本文初稿以〈金文「畎」字試解〉為題於 2021 年 11 月 22 日報告於「史語所文字學門獎助博士生年度成果報告」，承蒙史語所文字學門顏世鉉、黃儒宣、高震寰三位先生賜正。修改後復於 2024 年 5 月 17 日宣讀於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第 48 屆論文發表會，承蒙特約評論人張宇衛先生與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修改意見。本文撰文過程尚蒙臺灣大學中文系「先秦文本精讀讀書會」之師友指點疏誤、共析疑義。謹對成文過程中所有幫助敬致謝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四年級。

DOI:10.29419/SICL.202407_(58).0001

祝嘏詞之外，宋右師延敦中也出現同樣字形。這個字所處的語境不同，本文指出此文例應釋為「妥」，「妥」與「綏」是一組相關的詞彙，詞義為「妥當地」。雖然是同一字形，但透過區分語境，說的是過去事實抑或未來祈願，與說話者能否控制主語執行動作，可以明確的區分「綏（安穩地）」與「妥（妥當地）」。

循此思路，出土楚簡中〈封許之命〉與〈四告〉的兩個相關字形，也可相應的釋為「妥（妥當地）」與「綏（安穩地）」。

關鍵詞：祝嘏詞、眈、宋右師延敦、封許之命、四告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Yun” (𠂔) in the Benedictory Paragraph of Bronze Inscriptions

Shih Chao-hs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𠂔(yun), commonly found in bronze inscriptions. In past scholarship, this character was interpreted in two ways: one held that it means “permanently,” while the other held that it is a phonetic loan for “允 (yun).” This paper begins by compiling a corpus of relevant bronze inscription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range of contexts where this character appears. It then critiques the two prevailing interpretations, finding them to be inconclusive. This article then takes a different approach, arguing through phonological relationships, grammatical positions, and cultural ideologies that the character 𠂔 in the benedictory phrases represents the term “綏 (sui),” which mean “steadily.”

*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Beyond benedictory phrases, the same character also appear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ng You Shi Yan Dui*” (宋右師延敦 Dui of Song’s Right Minister Yan). The context in which this character is used differs, and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is sentence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妥 (*tuo*),” which is a term related to “綏 (*sui*)” that means “appropriately” or “properly.” Although the same character is used, by distinguishing the contexts—whether discussing past facts or future wishes, and whether the speaker can control the subject’s actions—綏 and 妥 can b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Following this rationale, two related character forms found in Chu bamboo slips can be interpreted correctly. In “*Feng Xu Zhi Ming*” (封許之命 The Command Enfeoffing Xu), this character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妥. In “*Si Gao*” (四告 Four Pray), this character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綏.

Keywords: Benedictory Paragraph, 畹 (*yun*), Song You Shi Yan Dui (Dui of Song’s Right Minister Yan), Feng Xu Zhi Ming (The Command Enfeoffing Xu), Si Gao (Four Pray)

金文嘏詞「畋」字記錄之詞義新釋

石 兆 軒

一、前言

出土金文中習見「畋」字，通常出現於祝嘏詞，字形作「」，¹ 其字形研究者皆分析為從「田」從「允」。另有一些春秋秦器偏旁所從改「允」為「夂」，乃文字增繁之現象（詳後文）。此字在句中所處位置一般為主語後，謂語前，且語境相當固定，故為同一詞彙。對「畋」所代表的詞彙如何訓解，目前學界有兩種主流意見，一種見解則讀為「駿」，訓為「長久」的意思；另一種見解將其讀為「允」，訓為「信實」、「確實」的意思。這兩派意見目前尚未能說服對方放棄立場。近出戰國楚簡又出現一些字詞因為字形相似，且語法位置與金文嘏詞文例相近，被學者聯繫到金文的「畋」字。在這些新字詞的訓釋中，研究者往往逕採取這兩派說解，而不再對此二派訓釋再做深入辨析，忽略此一詞彙的兩派解釋尚未能調和。因此本文將先檢視過去訓解「畋」字的說法，透過音韻關係探詢此字所記錄的詞彙，並以此疏通文例。

¹ 引自馥鐘（集成 00260）拓本，其他字形可參見董蓮池編：《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 年），頁 1893-1895。

二、文例分類說明

詞義是「詞」的意義，文字則是將聽覺的詞形諸視覺符號，因此形成「字—詞—義」的三層結構。需注意的是「字」與「詞」往往並非一字對應一詞，而是同時存在「多字同詞」，「同字異詞」的情況。過去的研究以同一字形做聯繫，其實忽略同一字形可能其實代表不同詞彙。下文將先梳理相關語料，做法是先收集最常表示此詞彙的「畯」字相關文例，並兼及另一相關的字形「畯」，最後則就過去學者的討論來劃定本文的討論範圍。以下列舉相關文例，並依類型分類，於詞例後標示器名、器號、時代，² 多器同銘、器蓋同銘者不重複列出：

（一）畯保四方類

（1）天子其萬年𡗗壽，畯永保四方，配皇天。（南宮乎鐘／00181／西周晚期）

（2）先王其嚴才（在）上，𡗗𡗗數數，降余多福，福余沈孫，參壽佳（唯）琫（利），𡗗其萬年，畯保四或（域）。（𡗗鐘／00260／西周晚期）

（二）畯尹四方類

（3）𡗗其萬年永畯尹四方，保大令，乍（作）𡗗才（在）下，御大福，

² 器號、時代皆依「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五碼數字號為《殷周金文集成》編號；NA 開頭數字號為《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編號；NB 開頭數字號為「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新收 2006 年以後發表之有銘殷周青銅器之編號。斷句與個別文字隸定、通讀稍做修改，為免繁瑣，不一一注明。

其各。唯王五祀。(五祀𠙴鐘／00358／西周晚期)

(4) 不(丕)顯天子，天子其萬年無疆(疆)，保辭(乂)周邦，畎尹四方。(克鼎／02836／西周晚期)

(三) 畎臣天子類

(5) 用斚(祈)多福，𡗗壽無疆(疆)，畎臣天，³ 其百子千孫，其萬年無疆(疆)，其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梁其鼎／02768、02769、02770 同銘／西周晚期)

(6) 用勾𡗗壽，此其萬年無疆(疆)，畎臣天子，霤冬(終)，子=(子子)孫永寶用。(此鼎、此簋／02821、02822、02823、04303、04304、04305、04306、04307、04308、04309、04310 同銘／西周晚期)

(7) 用追孝斚(祈)勾康𡗗屯(純)右(祐)、通衆(祿)、永令(命)。頌其萬年𡗗壽，畎臣天子，霤冬(終)，子=(子子)孫=(孫孫)寶用。(頌鼎、頌簋、頌壺／02827、02828、02829、04332、04333、04334、04335、04336、04337、04338、04339、09731、09732、NA1962 同銘／西周晚期)

(8) 用斚(祈)勾𡗗壽、永令(命)，畎臣天子，霤冬(終)，追其萬年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追簋／04219、04220、04221、04222、04223、04224 同銘／西周中期)

(9) 用勾𡗗壽多福，畎臣天子，萬年唯亟，子=(子子)孫=(孫孫)永

³ 「畎臣天」後接「其」字，中間並無空缺，然與下例 6-14 對照，「天」後當有「子」字，故歸入此類。

實用。(伯梁其盨／04446、04447、NB1056 同銘／西周晚期)

(10) 皇且(祖)考其數數彙彙，降克多福，𡗗壽永令(命)，𡗗臣天子，克其日易(賜)休無彊(疆)，克其萬年，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膳夫克盨／04465／西周晚期)

(11) 用𡗗(享)孝于前文人，其嚴在上，𡗗(翼)在下，穆穆秉明德，豐豐彙彙，降余康彙、屯又(佑)、通𡗗、永令(命)、𡗗壽、綽綽，𡗗臣天子。述其萬年無彊，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𡗗(享)。(四十二年述鼎／NA0745、NA0746 同銘／西周晚期)

(12) 皇考其嚴在上，𡗗(翼)在下，穆穆秉明德，豐豐彙彙，降余康彙、屯又(佑)、通𡗗、永令(命)、𡗗壽、綽綽，𡗗臣天子。述萬年無彊，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𡗗(享)。(四十三年述鼎／NA0747、NA0748、NA0749、NA0750、NA0751、NA0753、NA0754、NA0755、NA0756 同銘／西周晚期)

(13) 前文人嚴在上，𡗗(翼)在下，豐豐彙彙，降述魯多福，𡗗壽綽綽，受余康彙、屯又(佑)、通𡗗、永令(命)、霑冬(終)。述𡗗臣天子=(子，子)孫=(孫孫)永寶用𡗗(享)。(述盤／NA0757／西周晚期)

(14) 前文人嚴才(在)上，數數彙彙，降余多福，康彙、屯(純)右(祐)、永令(命)，述其萬年𡗗壽，𡗗臣天子=(子，子)孫=(孫孫)永寶。(述鐘／NB0779／西周晚期)

(四) 吮在位類

- (15) 俞拜顙首，天子其萬年譽壽黃者，吮才(在)立(位)，俞其蔑曆，日易(賜)魯休，俞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用乍(作)寶，其萬年永保臣天子。(師俞簋蓋／04277／西周中期)
- (16) 用宮(享)用孝，萬年譽壽，吮才(在)立(位)，子=(子子)孫=(孫孫)永寶。(伯栲盧簋／04091、04092、04093、04094 同銘／西周晚期)
- (17) 用皋壽，句永令(命)，吮才(在)立(位)，乍(作)寔才(在)下。隹(唯)王十又二祀。(猷簋／04317／西周晚期)
- (18) 秦子乍(作)寶𩇑鐘，以其三罇，厥音𩇑𩇑= (𩇑𩇑) 𩇑= (𩇑𩇑)，秦子吮𩇑才(在)立(位)，譽壽萬人(年)無疆。(秦子罇／NB0993／春秋早期)
- (19) 秦子乍(作)寶𩇑鐘，厥音𩇑𩇑𩇑𩇑，秦子吮𩇑才(在)立(位)，譽壽萬人(年)無疆。(秦子鐘／NB1161、NB1162、NB1163、NB1164／春秋早期)
- (20) 己(以)受屯(純)魯多釐，譽壽無疆，峻寔才(在)立(位)，高引又(有)慶，匍又(有)四方，永寶宜。(秦公罇／00270／春秋中期)
- (21) 己(以)受屯(純)魯多釐，譽壽無疆，吮寔才(在)天〔位〕，

⁴ 高引又（有）慶，竈圉（有）四方，宜。（秦公簋／04315／春秋中期）

金文尚有「𡗗」字，字形作，於右半「允」字部件下的側立人形加上足趾之形，所以隸定字形於「允」下加上「攴」。此字已見前引（20），唯（20）是宋代著錄，原器已不可考見，然又見於 1978 年陝西省寶雞縣楊家溝太公廟村出土的秦公鐘、秦公罇諸器，⁵ 文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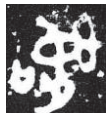
（22）秦公嬰（其）𡗗齡（令）才（在）立（位），雁（膺）受大命，𡗗壽無疆（疆），匍有四方，嬰（其）康寶。（秦公鐘、秦公罇／00263、00267、00268、00269 同銘／春秋早期）

其詞例「𡗗齡在位」和例 18 秦子罇、例 19 秦子鐘相同，可見雖然字形雖略有不同，但表達的是語言中同一語彙。再者，金文中側立人形下半部往往有變為從「女」或從「止」的繁化，可以舉出以下字例與𡗗對照：

文字	側立人形	加「止」	加「女」
𡗗			 （允）
	南公乎鐘 00181	秦公鐘 00263	不嬰簋蓋 04329

⁴ 「天」乃「立」之訛，見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6 年 3 月），頁 36。楊樹達：〈秦公簋再跋〉，《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69。DOI：10.6355/BIHPAS.193601.0001

⁵ 盧連成、楊滿倉：〈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罇〉，《文物》1978 年第 11 期，頁 1-3。

𦣻			
	師旂鼎 02809	秦公簋 04315	王孫遺者鐘 00261
𦣻			
	史牆盤 10175	歸𦣻𦣻 00920	
𦣻 (訊)			
	趯簋 04266	衛鼎 02832	兮甲盤 10174

從以上字例，更可以確定秦公鑄的「𦣻」字也是同樣的增繁現象，實際上與前面所列的「吮」字相同。

(五) 吮保其子孫類

(23) 晉姜用斂(祈)𦣻(綽)綰、𦣻壽，乍(作)寔為巫，萬年無疆(疆)，用宮(享)用德，吮保其孫子，三壽是利。(晉姜鼎／02826／春秋早期)

(24) 余用邵(紹)[格]、追孝于皇且(祖)考，用斂(祈)𦣻(綽)[綰]、𦣻壽。戎生其萬年無疆(疆)，黃耆有𦣻，吮保其子孫，永

保用。⁶（戎生編鐘／NA1617-1620 連讀／西周晚期）

（六）畎民類

（25）在珅（武）王嗣玟（文）乍（作）邦，闢（闢）牟（厥）匿（隱），
匍（敷）有四方，畎正牟（厥）民，（孟鼎／02837／西周早期）

（26）韜（訊）圉武王，適征四方，達殷畎民，永不（丕）巩狄盧兕，
伐尸（夷）童。（史牆盤／10175／西周中期）

以上就目前可見金文舉出二十六條帶「畎」字銘文，並依其內容可概略分為六類。除上舉這些文例外，還有一些特殊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可以確定字形是「畎」字，但並沒有相似的文例，無法成類，如：

（27）朕宋右弔（師）延隹（惟）龍=（翼翼）显=（明明），⁷ 易（揚）
天惻（則），畎共天尚（常），乍（作）齋（粢）斐（饗）器。天丕
（其）乍（作）屯（純）于朕身，永=（永永）有慶。（宋右師延敦
／春秋晚期／NA1713）

另一種情況是字形難以確定為「畎」，學者無一致看法：

（28）獻（吾）以及夫=（大夫），匿（宴）樂爰鄉（饗），隸（肆）士備
御，肅=（肅肅）倉=（鏘鏘），余永用畎（？）長，難老黃枸（耇），
珥（珥）冬（終）無疆。（曾侯與鐘／春秋晚期／NB0492）

（29）辛未，婦罍宜才（在）鬻大室，王鄉（饗）酉（酒）。奏庸新宜畎

⁶ 「綰」字據李學勤、裘錫圭補，見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頁375-378；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頁365-374。「格」字裘錫圭補，見同文。

⁷ 器銘於「显」字下有重文號，蓋銘無，可能蓋銘脫漏。

(?)，才（在）六月。鮒十終三朕。隰前，王賞，用乍（作）父乙
彝，大万。（隰尊／商）

例 28 曾侯與鐘出土於隨州文峰塔 M1 墓，共出八鐘以及兩片殘片，據銘文可復原為三組，上文所引即整理者所分類 C 組。⁸ 其中相當於釋文「眈」字的拓本與摹本作：



拓本已經無法辨識字形，而摹本下部已只剩一筆，與「眈」相較，無側立人形之像，上半的頭部也不似，殆非一字。例 29 隰尊的字形作：



此字形右半所從與「允」類似，但區別為此篇旁人頭部向左開口，且下半呈跪姿，整體看反較近「欠」旁。最早作釋文的陳致以「眈（眈）」表示，⁹ 其後吳

⁸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文峰塔 M1（曾侯與墓）、M2 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4 年第 4 期，頁 3-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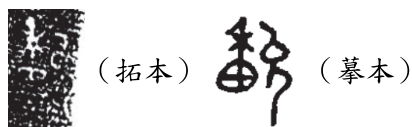
⁹ 陳致：〈詩經新視野〉，《國學新視野》2015 年秋季號，總第 9 期，頁 33。

鎮鋒、¹⁰ 朱鳳瀚、¹¹ 李家浩、¹² 李學勤皆隸定為畎，¹³ 目前學界多認為此字的意義與樂舞有關，從字形與詞義來看與本文所討論的「畎」非一詞。以上兩個例子當排除於討論之外。

最後一種情況則是字形與「畎」有關，但從文例上沒有與「畎」對應的例子，見下引司馬懋鐔：

(30) 用享于皇祖吝(文)考，用旂(祈)吉休畎楙(茂)，子子孫孫
萬年是保。(司馬懋鐔/NB0428-NB0431/春秋晚期)

銘文拓本與摹本如下：



拓本不清，如摹本可靠，此字從禾從田從允，與「畎」的字形相比只多了禾形。此字與其他「畎」字文例的關係不明，本文暫不討論。

這些金文中的「畎」字是否屬於同一詞彙是首先要界定的問題。以上將前引例 1-26 文例分成六類來統括，分類原則是考慮主語、謂語近似或具有同樣屬性，所以同一類文例中的「畎」自然屬同一詞彙。但六類文例中的「畎」字是否表達

¹⁰ 吳鎮烽：〈遯尊銘文初探〉，《吳鎮烽金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 年），頁 326。原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311>，2014 年 7 月 29 日)，2025 年 1 月 7 日檢索。

¹¹ 朱鳳瀚：〈新見商金文考釋（二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頁 125。

¹² 李家浩：〈大萬尊銘文釋讀〉，《出土文獻》第八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 年），頁 30。

¹³ 李學勤：〈魚尊銘文簡釋〉，《李學勤文集 16·青銅器研究（六）》（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 年），頁 280。原載《中原文化研究》，2016 年第 4 期，頁 11。

同一詞彙則尚待辨析。由此可藉由回顧過去研究成果的涵蓋範圍，進一步思索其分界。

第一個將相關銘文綜合起來統一訓釋始自孫詒讓《古籀拾遺》中對晉姜鼎的考釋，其考釋晉姜鼎時，將前舉文例（2）、（7）、（8）、（17）、（20）一併聯繫起來，都通假為駿，釋為長。¹⁴ 這便已經涉及了上舉（一）𠩺保四方類、（三）𠩺臣天子類、（四）𠩺在位類、（五）𠩺保其子孫類四類文例。其後徐中舒〈金文嘽辭釋例〉中以嘽辭的角度解釋「𠩺」，解釋上承孫詒讓之說，其舉例包括前列（2）、（4）、（7）、（8）、（10）、（15）、（16）、（20）、（21）、（23）、（25），類型已全面涵蓋上舉六類。¹⁵ 張政烺有個未公開發表的意見，將「𠩺」讀為「允」，乃裘錫圭於〈懷念張先生〉轉述。該文提到張政烺主張（25）應該讀為「允」，此例屬於（六）𠩺民類。而在引述張先生意見後，裘錫圭提到如依照張先生的思路，則金文中（一）𠩺保四方類、（三）𠩺臣天子類、（五）𠩺保其子孫類的文例亦適用此訓解。¹⁶ 陳致〈「允」「𠩺」「駿」試釋〉認為「𠩺」當改釋為「允」，有以下幾種用法。A. 形容詞用法，釋為「信」，言「天子臣工之可信賴之忠誠」，用以解釋（三）𠩺臣天子類。B. 動詞用法分兩種，「取信」之義，用以解釋（26）「𠩺民」；「保佑」的意思，用以解釋（二）𠩺尹四方類、（四）𠩺在位類、（25）「𠩺正厥民」。¹⁷ C. 副詞用法，「確實」之義，用以解釋（一）𠩺保四方類、（二）𠩺尹四方類、（四）𠩺在位類、（五）𠩺保其子孫類，及（六）𠩺民類中例（25）

¹⁴ 清·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1。

¹⁵ 徐中舒：〈金文嘽辭釋例〉，頁35-36。

¹⁶ 裘錫圭：〈懷念張先生〉，《裘錫圭學術文集：雜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10-211。

¹⁷ 陳致將第六類的「𠩺正厥民」與「達殷𠩺民」分別做不同的解釋，前者陳致認為是動詞義的「護佑」、「管理」的意思或副詞義「確實」的意思，後者認為是「取信」義。

孟鼎的例子。¹⁸ 其解讀包括所有六類，雖然針對不同詞例，認為依據詞性不同有不同解釋，但基本上是從同一語源引申，語意有關聯。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將「畎」看作時間副詞，表示「長久」、「永遠」義，其所引例句包括本文所列（1）、（2）、（4）、（5）、（13）、（16）、（20）、（21）、（22）、（23）、（27）。¹⁹ 不僅前五類皆備，還加上不成類的例（27）。他在註腳中指出孟鼎「峻正厥民」的「峻」一般視為動詞，所以不列入此處討論，推測同屬於第六類的史牆盤應該也是同樣理解。

從以上所摘述各家意見，可見研究者對屬於此一詞彙的文例範圍有不同認知，其中以武振玉的看法最為洽當。其將（六）畎民類排除於討論之外，認為其與另外五類並非同一詞彙。這是基於以下幾點理由：一、如同武振玉所指出的，畎民類的詞例都是動詞，和其他類作副詞用並不同。最能夠說明其詞性最明顯的例子是參照南宮乎鐘「畎永保四方」與五祀𤛹鐘「永畎尹四方」，這兩個文例中「永」和「畎」的先後位置可以替換，表示這兩個詞類相同，同屬副詞。二、從語境來看，無論「畎正厥民」或「達殷畎民」，都是位在追述頌美武王的段落，和其他總是位於銘文末尾的祝嘏詞不同，徐中舒將之一併視為祝嘏詞並不正確。

²⁰ 用下表可凸顯其差異。

¹⁸ 陳致：〈「允」「畎」「峻」試釋〉，《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2014年4月），頁135-159。

¹⁹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頁94-95。

²⁰ 畎民類的「畎」，裘錫圭有個很好的意見：「峻民」也見於《尚書》。〈多士〉：「……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俊」、「峻」同聲，「俊民」即「峻民」。大孟鼎說武王「峻正厥民」，跟「峻民」也是一個意思。「峻」似當讀為「俊」。《國語·楚語》「有過必俊」，韋昭注：「俊，改也。」「俊民」、「俊正厥民」就是使民改正向善，跟《尚書·康誥》「作新民」的意思相近。見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9-10。

類型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第五類	第六類
詞例	畋保四方	畋尹四方	畋臣天子	畋在位	畋保其子孫	畋民
主語身分	天子（在世）	天子（在世）	臣子（在世）	臣子、天子、諸侯（在世）	臣子、諸侯配偶（在世）	武王（亡故）
「畋」的詞性	副詞，修飾其後謂語	副詞，修飾其後謂語	副詞，修飾其後謂語	副詞，修飾其後謂語	副詞，修飾其後謂語	動詞
語境	祝嘏	祝嘏	祝嘏	祝嘏	祝嘏	追頌功業

排除畋民類這兩個文例，其他一到五類共二十四例全都是祝嘏用語，主語都還在世，且這些「畋」字都處於副詞的位置。這些「畋」字所代表的詞彙如何解釋，乃是本文所欲探討的對象。至於（27），就其「畋」字位置處於主語後、動詞前，應當也是一個副詞。但我認為這應當是另一個意義有關，但略有差別的一個詞，後文將與其他幾個楚簡文例一併解釋。

三、舊解辨析

(一)「畎」非「長久」義

將這些「畎」字理解為長久義，孫詒讓與徐中舒都是憑依《爾雅》訓解，²¹《爾雅》云：「永，羨，引，延，融，駿，長也。」²² 然而《爾雅》雖有此訓釋，但此一訓釋並不一定適用於所釋文例，²³。過去陳致指出：

宣王時期南宮乎鐘（集成 181）云：「畎永保四方。」厲王五祀鐘銘云：「永畎尹四方。」若此畎字釋為長為永，則允字與前後文之「畎永保四方」、「永畎尹四方」之永字連言，未免疊牀架屋，頗為不辭。故我以為「畎」或不當作「畎」，不宜訓為永、長等義。²⁴

其說雖已點出問題之一端，然而連用未必可證兩者意義不同。本文認為考量兩詞是否同義，尚需觀察兩者是否適用同樣文例，是否可以相互換用。如考察金文中「永」與「畎」的出現位置，便可清楚發現兩著雖同處於副詞位置，但所適用的文例完全不同。使用「永」的「永寶用」的例子非常多，但無一例「畎寶用」。

²¹ 見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頁 11。孫氏另於《尚書駢枝》釋〈文侯之命〉「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亦採取同一觀點，惟彼處論證較略。見氏著：《尚書駢枝》，收於《大戴禮記斟補（外四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70。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頁 35。

²² 陳致：〈「允」「畎」「駿」試釋〉，頁 138。

²³ 郭鵬飛便指出不少學者雖援引《爾雅》訓解並未能通洽解釋文例，這是因為《爾雅》的特性為「每一組訓釋條目內的每一個字詞只代表典籍中某一特定語境的意義，在同條目內，其解釋又受到訓釋詞的制約。前人引用《爾雅》作解釋依據的缺失，便是沒有細察《爾雅》這個特點，誤將有語境局限的詞義作普遍性的應用。這種情況在引用《爾雅》首三篇——《釋詁》、《釋言》、《釋訓》的時候尤為明顯。」上引文及所舉例證見氏著：《爾雅義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4-9。

²⁴ 陳致：〈「允」「畎」「駿」試釋〉，頁 138。

我們指出的五類文例中，這些「畋」的位置從不會被「永」取代，如果出現「永」，也必然與「畋」共出，顯示「畋」不可或缺的特性，如陳致所舉二例。這說明兩者意義不同，「永」既已是「長久」之義，則「畋」意義應當不同。

（二）讀為「允」說辨析

近年來將金文「畋」讀為「允」的研究者有二，其一為裘錫圭轉述張政烺說，其二為陳致所提出的論點。由於裘錫圭所轉述的意見並未經詳細論證，故本文僅能辨析陳致的說法是否合理。陳致的立論由兩部分論證建立，其先就金文與《詩經》的文例對照，認為《詩經》中的「允」即金文中的「畋」，然後再以「允」的意義解說金文文例。其主張金文「畋」即「允」的理由如下：

那麼西周金文中之畋字究竟何義？我以為實際上就是「允」字之假借。以《詩經》與金文詞例對讀，這一點會顯示得比較清楚。晉姜鼎銘云：「晉姜用旃綽綰縶壽，乍寔為極。萬年無疆，用官用德。畋保其孫子。」〈周頌·烈文〉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周頌·天作〉亦曰：「子孫保之」。宗周鐘（即猷鐘，集成 260）曰：「福余順孫，參壽佳琤。猷其萬年，畋保四或（國）。」南宮乎鐘（集成 181）云：「畋永保四方。」〈周頌·桓〉云：「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如〈小雅·瞻彼洛矣〉云：「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君子萬年，保其家邦」略同。「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允王維後。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而於「允」字朱熹《詩集傳》謂：「信

乎王之能保天命也」，釋「允」為信。清人陳奐等皆從之。則金文中之「允」字當亦作「信」解，非如于省吾所說之「畯通峻」。²⁵

陳致指出《詩經》中有許多文例可與金文對照，比如〈烈文〉、〈天作〉中的「子孫保之」，即晉姜鼎銘的「畯保其孫子」；〈桓〉「保有厥土」、〈瞻彼洛矣〉「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君子萬年，保其家邦」，對讀猷鐘「畯保四或（國）」和南宮乎鐘：「畯永保四方」。於是〈時邁〉一詩「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的「允」便可以幫助理解金文的「畯」。這樣的推論其實缺乏證據力，前兩組對照中，金文與《詩經》文例的相似性在於皆使用相同動詞「保」，且賓語的意思相近。但這兩組對照中，《詩經》的文例皆不用「允」。

而用以證明《詩經》的「允」即金文「畯」的文例「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動詞「保」前雖有「允」，但金文中卻沒有任何文例使用相同的賓語（懿德）。不僅如此，這個文例中「允」的出現位置在主語前，與金文「畯」皆在主語後不同。

儘管在該文的論證中，金文「畯」和《詩經》的「允」缺乏有效的聯繫，但其說仍然得到許多研究者的信從，這是因為陳致全面的使用「允」的引申概念，解釋所有金文文例。然而這些解釋恐怕也值得商榷，以下略作辨析。

首先，陳致認為「允」為形容詞用法，用以解釋第三類「畯臣天子」類文例。其主要論點是將「畯臣天子」之「畯」理解為形容詞的「允」，「允」修飾臣，說明臣子的信賴可靠。用法同《詩經》中的「顯允君子」、「顯允方叔」、「允也天子」、「允矣君子」。他認為「畯臣天子」是「畯臣天子靈終」的主語，「靈終」為謂語，理解為「王之信臣與天子皆得靈終眉壽」的意思，若「畯臣天子」後沒有謂語，則以「眉壽綰綰」置於前修飾「畯臣天子」。另外有一個特殊例外是梁其

²⁵ 陳致：〈「允」「畯」「畯」試釋〉，頁 140-141。

鼎銘「𠬪臣天其百子千孫」，陳致比對師賂簋蓋銘「永保臣天子」，認為這個「𠬪」字有可能是動詞「護佑」的意思，而此二處之「天子」也非指周天子，而是說作器者本人為上天護佑之子臣。²⁶

陳致將「𠬪臣天子」看成是兩種身分並列的名詞組，表示信實的臣與天子。這樣的說法產生的問題是，在尊卑有秩的西周社會中，何以先稱臣後稱天子？而述盤銘文為「通条永令霽冬（終），述𠬪臣天子，子孫孫永寶用亨（享）」，「𠬪臣天子」後既沒有可作為謂語的成分，其前又還有器主名字「述」隔開可作為修飾語的「通条永令霽冬（終）」，更是從實例上證實其句子結構的理解不可行。

陳致又認為從形容詞「信實」出發，可轉為動詞，乃「取信」之義，引申「保佑」的意思，又可引申出「管理」的意思。其舉出適用此一解釋的文例屬本文所列的第二類、第四類、第六類，以及（5）梁其鼎。他認為「取信」義的文例即牆盤「達殷允民」，用法和〈成之聞之〉「允師濟德」一樣，「允師」乃取信於眾的意思。「保佑」義則是由幾則銘文對讀而來，師賂簋蓋銘云：「俞拜稽首，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耆，𠬪在位，俞其蔑曆日易魯休，俞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寶，其萬年，永保臣天子」。²⁷大克鼎云「保𡗗周邦，𠬪尹四方」。²⁸如以「𠬪在位」對照「永保臣天子」，以「保𡗗（即「保艾」、「保乂」）」對照「𠬪尹」，「𠬪」便應該是和「保」相當的意義。因此大孟鼎「匍有四方，𠬪正厥民」，此「𠬪」字亦保佑，並兼有管理的意思。²⁹這樣的語意引申自然過於隨意，我們在所有的漢語詞彙中，沒有找到其他詞彙的語意發展與陳致所認知的「允」一樣，由「取信」發展出「保佑」或「管理」的意思。

²⁶ 陳致：〈「允」「𠬪」「𡗗」試釋〉，頁 142-143。

²⁷ 上引銘文的斷句從陳致讀法。

²⁸ 以上兩則銘文之底線為筆者所加，用以標示陳致所認為「對文義相類」之處。

²⁹ 陳致：〈「允」「𠬪」「𡗗」試釋〉，頁 143-144。

最後，陳致還認為這些文例有副詞用法，意義同《詩經》「終然允臧」、「邇居允荒」、「王猶允塞」、「允文文王」、「允文允武」，此之「允」字，並用以解釋第一類、第二類、第五類以及大孟鼎銘文。其中第二類及大孟鼎銘文，陳致在上段認為是動詞護佑或管理的意思，但在此段則認為視為副詞亦可。這些副詞用法，他都以「信」、「誠」來解釋。³⁰

這樣的解釋恐怕也難以令人信服，因為「信」、「誠」是「確實是」、「實在是」的意思，功用是用來表示事實的確如此。然而這樣的語義和祝嘏的語境相矛盾，祝嘏是對未知未來的期許，而「允」則是對已成事實的判斷，其前引《詩經》的用例已足以說明這一點，因此副詞「允」不適合用於解釋這些文例。

在仔細檢視陳致的論點後，金文的「畋」既不必然與「允」有關，用「允」的理解也難以說通金文文例。因此金文嘏詞中寫成「畋」所表達的詞彙究竟為何，仍待進一步探究。

四、「畋」字試解

此前學者很早就正確判斷「畋」字詞性，並注意到「畋」所出現的文句都在祝嘏語境之中。³¹ 徐中舒是第一個以嘏辭的視角來全面解讀這些相關文例的學者，在 1935 年刊出的〈金文嘏辭釋例〉已經將這些文例解釋為「長在位」、「長尹四方」、「長正厥民」、「長保四國」、「長保其子孫」、「長臣於天子」。³² 之所以會使用時間上的「長」來解釋，除根據《爾雅》、《毛傳》舊訓外，大概也是因為這些文句皆處在祝嘏語境中，要表達的是對尚未得到、未能得到的事物的祈求。

³⁰ 陳致：〈「允」「畋」「畋」試釋〉，頁 144-145。

³¹ 徐中舒誤將孟鼎「畋正厥民」看作嘏辭，但除去此例，其判斷皆正確，已於第二節論說。

³² 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頁 35。

而「在位」、「尹四方」、「保四國」、「臣天子」無疑對於這些祈求的人來說，已是既成的事實，是不用祈求便已擁有的現狀。為了配合祝嘏語境，自然會傾向讓這個「畋」作為時間副詞修飾後面的動詞，才能將這些句子轉化為祈願。我雖不同意徐中舒對「畋」的解釋，但其對詞性的判斷無疑是正確的，從「畋永保四方」和「永畋尹四方」兩條文例來看，「永」和「畋」存在位置對調的現象，說明「畋」和「永」一樣是個副詞。上文雖已詳細說明「畋」沒辦法訓為時間上的長久，但正如徐中舒注意到的，「畋」的語義仍須發揮將既成事實轉變為祈願的功用，才能合乎祝嘏語境。

在前文曾提到銘文中有另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即「畋」和「永」從未交替使用。使用「永」的地方，比如「子孫永寶用」、「永命」絕不會用「畋」；用「畋」的這些文例中，雖有兩處和「永」連用，但沒有單用「永」的例子。這一方面說明「畋」的意義不同於「永」，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帶「畋」的祝嘏詞必然存在某些特性，這個性質使之容易和「畋」結合，用「畋」修飾。如果暫且先不管「畋」的意義，「畋」後所接的詞組有個趨向，那便是大多是與權勢地位相關。「保四方」是君主保有其統治疆域，「尹四方」是君主治理四方，「臣天子」是臣子維繫其與國君間的紐帶，展現出臣子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在位」是國君或臣子在其職位上，而這個職位是其權勢地位的來源。如果不把這些現象看作偶然，那可由此出發點，進一步思考「畋」的可能意義。陳致在辨析「畋」的意義時，常常對照類似用語，藉以說明待釋字的意思，我認為以這種方法訓詁釋義並非可靠的方式。但若目標放在考察文化思維，還是能提供當時的思想背景。陳致已指出一些可供對照的文例，其一是前引（4）大克鼎的「保辭（乂）周邦」和「畋尹四方」，認為「保辭」、「畋尹」義相類。又認為（15）師賂簋蓋「畋在位」和「永保臣天子」類似，「保」和「畋」意義也當相關。這些「畋」字陳致都當根

據相應的「保」解釋為動詞保佑之義。³³ 從文例的對應並沒辦法證明「畋」字有「保佑」的意思，但能說明在當時人的思維中，對權勢地位的期許是能夠「保」。可以再補充下面一些文例說明：

- (31) 用𡩺保我家、朕立(位)、𡩺(胡)身。(𡩺簋／04317／西周晚期)
- (32) 以降大福，保𡩺(乂)郟國。(宗婦嬰郟鼎、簋、壺、盤／02683等共 22 器／號多不錄／春秋早期)
- (33) 作皇妣孝大娼祭器鍤鐘(敦)，以蒸以嘗，保有齊邦。(十年陳侯午敦／04648／戰國中期)
- (34) 用作平壽造器敦，以蒸以嘗，保有齊邦。(十四年陳侯午敦／04646、04647／戰國中期)
- (35) 用作孝武赳公祭器鐘(敦)，以蒸以嘗，保有齊邦。(陳侯因資鐸／04649／戰國中期)

以上五例皆為祝嘏段落，保字句的「朕位」和畋字句的「在位」都是說個人的地位，同樣的「乂郟國」和「乂周邦」、「尹四方」都是說統治權力，「有齊邦」和「保四方」都是說對某個範圍擁有所有權、統治權，其中對權勢地位的期望都是「保」。這個「保」應該是「保持」、「使之不變動」的意思，這可用毛公鼎銘文作為佐證：

- (36) 王曰：「父胥，今余唯肇(肇)丕(經)王命，命女(汝)𡩺(乂)我邦我家內外，憇(擁)于小大政，粵朕立(位)，𡩺(赫)許(戲)」

³³ 陳致：〈「允」「畋」「峻」試釋〉，頁 143。

上下若否零四方，死母（毋）童（動）余一人在立（位）。」（毛公鼎／02841／西周晚期）

銘文記載周王對毛公職務的命令，希望毛公治理王邦王家，執掌大小政事，翰屏王位，明察上下順逆與四方，最終希望的結果是「死母（毋）童（動）余一人在立（位）」。³⁴這句陳夢家解為：「謂永毋動余一人在位。」（〈文侯之命〉）曰『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與此同。」³⁵《商周青銅器銘文選》解釋：「母童，讀作毋動，保守而毋使動搖。」³⁶其說可從。以上這些銘文反映出對權勢地位的期望是希望其不要動搖、維持現有的狀態。

祝嘏用語裡的「𠩺」後都接表示權勢地位的詞句，「𠩺」能否表現出類似意義呢？陳夢家曾引〈文侯之命〉「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說解「死毋動余一人在位」，〈文侯之命〉中的「在位」正好是銘文中常被「𠩺」修飾的詞句，而「永綏」連用也和「永」、「𠩺」連用的情況類似。³⁶我認為銘文中的「𠩺」表示的就是「綏」這個詞彙。從聲音上來考慮，「𠩺」從「允」得聲，現代漢字聲符偏旁「允」和「𠩺」讀音雖然不同，但從文字發展來考慮，其實同出一源。加上兩個聲符字經常通假使用，因此白於藍將「允」、「𠩺」聲旁都列入「允字聲系」。³⁷「允」上古音屬以母文部，從「允」得聲的「𠩺」、「𠩺」、「𠩺」、「𠩺」、「𠩺」等字聲母都屬心母，與「綏」同。「綏」上古韻部屬微部，與「允」屬對轉關係。從「允」聲的「𠩺」、「𠩺」、「𠩺」也在微部。除諧聲偏旁外，也有通假的例證，《說文》有「𠩺」字，「𠩺，蘊屬。可以香口。」，段玉裁指出：「〈既夕禮〉：『實綏澤焉』，

³⁴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94。

³⁵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318。

³⁶ 匿名審查人指出文獻例證僅此一例，且文獻亦未見「綏保」、「綏尹」、「綏臣」。然而本文所討論的「𠩺」出現在相當狹窄的語境中，僅見於祝嘏詞，且都是對權勢地位類願望的期許，祈求者自然也是具有權勢地位之人。傳世的西周文獻中，幾乎沒有同樣性質的文獻流傳，這恐怕是缺乏類似文例的原因。

³⁷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1324-1325。

注：『綏、廉薑。澤、澤蘭也。皆取其香且禦溼。』按：綏者、菝之段借字。一名山辣，今藥中三柰也，吳都賦謂之薑藁。」³⁸ 其後，錢大昭和王念孫註解《廣雅》「廉薑，菝也」條有深入的闡發，³⁹ 為免重覆，僅引王念孫《廣雅疏證》做說明：

《說文》：「菝，薑屬。可以香口。」字或作「綏」。〈士喪禮記〉「茵箸用荼，實綏澤焉」，注云：「綏，廉薑也。取其香且御溼。」或作「浚」，《鹽鐵論·散不足篇》云：「浚茝蓼蘇。」或作「菱」，劉逵〈吳都賦〉注引《異物志》云：「菱，一名廉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或作「菱」，潘岳〈閒居賦〉云：「蓼菱芬芳。」《御覽》引劉楨〈清慮賦〉云「俯拔廉薑」又引此作「菝菝，廉薑也」，《齊民要術》同。⁴⁰

廉薑一物，在不同典籍中或用「允」聲字如菝、浚、菱，或用「妥」聲字如菱、綏，可見兩聲符間關係密切。過去學者從未說解「畛」字何以從「田」旁，如依照本文所論此字讀為「綏」，則所從之「田」則可以視為另一個表音聲符，田屬定母真部，「畛」可分析為雙聲符字。

「綏」的意義是「安」，前引〈文侯之命〉「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偽孔注云：「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⁴¹「綏」如何有「安」的意思呢？徐鍇

³⁸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頁444。

³⁹ 清·錢大昭撰，黃建中、李發舜點校：《廣雅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770。

⁴⁰ 清·王念孫撰，張靖偉等點校：《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537。

⁴¹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頁310。

認為：「禮，升車必正立，執綏所以安也。當從爪從安省。」⁴² 段玉裁注認為：「毛公曰：『妥，安坐也。』綏以妥會意，即以妥形聲。」⁴³ 我比較贊同段玉裁的看法。《儀禮》、《禮記》中常見「拜妥尸」，鄭玄皆注「妥，安坐也」，⁴⁴ 都是在尸進入到禮儀場所後，主人或祝向尸行拜禮，讓尸安坐。〈郊特牲〉「詔妥尸」，鄭玄云：「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妥之也。」⁴⁵ 文字上，「綏」與「妥」有別，但從詞彙考慮，「拜妥尸」的動詞「妥」表示讓某人安止、安坐之義，「永綏在位」的副詞「綏」表示安穩地意思，兩者存在引申關係。⁴⁶

上文提到，「保四方」、「尹四方」、「臣天子」、「在位」其實都是祈願者當下已然的情況，但祝嘏的內容應具有祈願者尚未得到的，不可控的性質。因此加上「綏」後這些詞句義為「安穩地保有四方疆域」、「安穩地治理四方」、「安穩地臣事天子」、「安穩地在其職位上」，是為這些已有狀態附加上無法操之在己的屬性。這些已然情況必須經過時間跨度，而仍維持原樣，方能稱為「安穩地」，這才符合祝嘏的性質。因此這些銘文表現的期望可以如此理解，做器者希望現在這些「保有四方疆域」、「治理四方」、「臣事天子」、「在其職位」的狀態可以穩固且不

⁴² 南唐·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影印陳昌治刻本），頁 255。

⁴³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 668。

⁴⁴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496、530。

⁴⁵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508。

⁴⁶ 匿名審查人指出「就『綏』字本身的發展來看，其為何不能是從金文原作動詞的『妥（綏）』發展出來呢？例如：〈麥尊〉（集成 6015）『綏多友』、〈沈子它簋〉『綏吾考』、〈晉姜鼎〉『用康柔綏懷遠邇君子』，這些作為動詞的『妥（綏）』，隨著時代用語變化，逐漸出現用做修飾的副詞用法。」這些妥的文例都出現在描述器物用途的段落中，與本文所指出的「拜妥尸」相類，後多皆屬人賓語，金文文例表示此器有使人/祖先安穩之用，從詞彙角度考量，這些動詞用例亦是綏（安穩地）的源頭，其說誠是。

會變動。這樣的願望尚未達成且操之於天，符合祝嘏的語境，也與古人對權勢地位的期望相同。⁴⁷

「畋」讀為「綏」，也可以解釋第五類「畋保其子孫」的文例。「保其子孫」和𡩶𡩶（00271／春秋中期）「保余子姓」一樣，都是表達對子孫綿延，宗族得以繼承延續而不失墜的期望，可以分別語譯為「維持他的子孫」、「維持我的姓族」。加上「綏」，則更加強調這個狀態安穩不動搖，希望子孫不僅能代代相續，且過程平穩。「畋」一般用於權勢地位的願望，而杜正勝指出：「封建宗族是一個政治體，古代文獻稱作『家』，也是具體而微的國。宗族之興衰絕續實與擁有的職位和權力互為表裡。」⁴⁸也許正是因為宗族與權勢地位緊密不可分的關係，導致平常使用於權勢地位的祝嘏用語滲透到對子孫族氏的祈願之中。「畋保其子孫」的用法並不常見，僅見於晉姜鼎和戎生編鐘。李學勤指出這兩個器都提到「嘉遣鹵積」、「征繁湯」、「取厥吉金」等事，作器曆日分別為九月乙亥與十一月乙亥，即同一年前後兩個月，⁴⁹「畋保其子孫」的用法很可能是具有地域及時代的特殊性。

須要補充說明的是，金文材料中，經常在祝嘏語境中有一「妥」字，⁵⁰如「用妥多福于皇考德尹惠姬」（蔡姑簋）、「用妥多福」（寧簋）、「用妥公為壽」（沈子它簋）、「唯用妥福」（善鼎）。這些「妥」字的特點是後接福、壽等所祈求

⁴⁷ 匿名審查人指出「綜觀西周金文嘏辭所透露的觀念，對於福祿的追求，很少有『安穩地』保全福祿這樣的表現，反而更多的是追求『大』、『多』、『久』。」我認為對福祿的追求與「畋」後面所接的「權勢地位」類未可一概而論。可以追求更「大」更「多」的福祿，但如追求更「大」更「多」的權勢地位，則會威脅、冒犯其上位者，故不如此表述。至於「久」的面向來看，權勢地位的穩固，即暗含經久不變的意思，因此與其觀念亦無太大歧異。

⁴⁸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174。

⁴⁹ 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頁377。

⁵⁰ 這些「妥」字的賓語與注45所舉的屬人賓語不類，多為福祿。這些妥字的意義目前尚無定論。

的事物，與《詩經》中的「綏」字用法相似，如「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楚茨〉、「君子萬年，福祿綏之」〈鴛鴦〉、「綏我眉壽，介以繁祉」〈離〉。無論金文或《詩經》，這些妥或綏字皆處於動詞位置，徐中舒指出可讀為墮，降下之義。⁵¹ 因此這個「妥」雖與「畎」一樣在傳世文獻中皆用「綏」字記錄，但兩者詞性、詞義皆不同。

五、其他文例解讀

（一）宋右師延敦文例解讀

在祝嘏語境之外，也有一些使用「畎」字的文例。宋右師延敦最早公布於1991年《文物》第五期，據報導乃河南南陽博物館於60年代初所徵集，出土地不詳。⁵² 銘文已見前引（27）。銘文「畎」字原拓不清，整理者隸為「𡗗」，解釋為「讀駿」。《爾雅·釋詁》：「大也」、「長也」。⁵³ 近年郭理遠據「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所錄展覽照片修正部分銘文隸定，此字下部實從「田」，即「畎」字。並如此解釋文句：

宋右師延敦銘此句雖不是嘏辭，但從文意看，徐文讀「畎」為「駿」，並引《爾雅·釋詁》「大也」「長也」之訓，是可信的。《左傳》哀公六年載孔子語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杜注：「逸書言堯循天之常道。」「畎共天尚」即

⁵¹ 徐中舒：〈金文嘏辭釋例〉，頁11-12。

⁵² 徐俊英：〈南陽博物館藏一件春秋銅敦〉，《文物》1991年第5期，頁88-89。

⁵³ 徐俊英：〈南陽博物館藏一件春秋銅敦〉，頁88。

長久奉行天之常道，與「明揚天則」句意相似。《管子·形勢》「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即「常」「則」並提。⁵⁴

郭理遠認為「共天尚」即「奉行天之常道」，相當正確。但「畋」訓為「長」在這個文例中並不合適，「長」雖然是在時間尺度上相當長，但也隱含有結束的時候。如果要在這裡加上時間副詞，那比較適合的是「一直」、「永遠」、「恆常」這種沒有終止意味的詞彙，加上前文已辨析「畋」並沒有長的意思，這裡的「畋」應當尋求別解。我認為此文例如何解讀亦可參考前文「妥」、「綏」的關係，但應當注意語境與性質的差異。前面論證的祝嘏詞，處於祈願的語境，且主語對「綏」後面修飾謂語並無控制力，所以可理解為「安穩地」。但此例是對宋右師延的稱美，所舉以頌讚的則是已然發生過的事實，因此意義應當理解為「穩妥地」。這樣的意思在現代漢語「妥切」、「妥當」、「妥洽」、「妥善」等詞彙還能看到，只是複音節化了。「妥」和「綏」產生語義分化，取決於說話者能不能控制主語做這個動作。如果說話者的認知中，可以控制主語執行後面這個動作，那便採取「妥」的語義，是用謹慎小心的方式去做後面的動作意思，以期得到一個安穩的結果；反之，若說話者認為不可控制主語去執行後面這個動作，那便是「綏」，是希望「綏」所修飾的情狀可以穩定不變。奉行天道的目的是希望得到天的護佑，使自身與家族得以安穩持續。宋右師延在祭器鑄銘，透過祭祀活動中使用祭器，使自身的行事得以被上天所知曉，因而得到庇佑。銘文中的「畋共天尚」，是「延」對自己一生行事的論定，乃是向上天說明自己抱持著積極的態度，穩妥地奉行天的常道。若依舊說採取「畋」訓為「長」的理解，那「畋共天尚」只是客觀結果的陳述而已。但若採用「妥」的解釋，不僅能展現器主「延」心態上的積極與

⁵⁴ 郭理遠：〈宋右師延敦銘文補說〉，《出土文獻》2020年第3期，頁66。

用心，也表示「延」用最好的方式來做「奉行天道」這件事，無疑更能打動上天，達成其目的。

（二）、楚簡〈封許之命〉解讀

據上所論，金文中的「𦣻」字由於字音與「妥」、「綏」接近，詞義也由「妥」、「綏」一類安止義而來。其所處的位置皆為副詞，根據說話者能否控制主語去做後面這個動作而有兩種意思。一種用法是表示情狀能夠安穩地持續下去；另一種用法是表示以穩妥地方式來進行後面的動作。研究者對楚簡中某些字的解讀聯繫到金文「𦣻」，但皆採取舊說。這些文例應當再加以檢視，確定其意義。〈封許之命〉整理者釋文為：

……𦣻（越）才（在）天下，古（故）天𦣻（勸）之乍（亡）𦣻（敦），
向（尚）𦣻（純）𦣻（厥）惠（德），雁（膺）受大命，𦣻（駿）尹三（四）
方。⁵⁵

此篇簡文第一簡缺失，但對照後文，可以知曉此段敘述的是文王的功業。整理者隸訂為「𦣻」的字作：



蘇建洲指出：

⁵⁵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118。

「晃」是「畎」之誤，「日」、「田」相混古文字比較常見。陳斯鵬先生曾舉例說明楚文字字形中部圈內「十」省作短橫「一」的現象，可以參看。

56

其對字形的分析是對的。這個「晃」字，整理者通讀為「駿」，從孫詒讓的說法；⁵⁷ 付強、⁵⁸ 蘇建洲、⁵⁹ 黃凌倩、⁶⁰ 郭倩文、⁶¹ 古容綺、⁶² 高佑仁都讀為「允」，⁶³ 從陳致的說法；張富海認為是動詞「治理」的意思。⁶⁴ 若對照宋右師延敦，簡文「晃」字語義與宋右師延敦銘文「畎」應當相同。這兩則文例都是處於頌揚功業的語境，此例紀錄的是文王已經成就的功業，「晃尹四方」即妥善、好好地治理四方。

⁵⁶ 蘇建洲：〈《封許之命》研讀札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500>，2015年4月18日)，2025年1月7日檢索。

⁵⁷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頁119。

⁵⁸ 付強：〈《封許之命》與史牆盤的“允尹”〉，《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04，2015年4月10日)，2025年1月7日檢索。

⁵⁹ 蘇建洲：〈《封許之命》研讀札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500>，2015年4月18日)，2025年1月7日檢索。

⁶⁰ 黃凌倩：《清華伍〈厚父〉、〈封許之命〉集釋》（合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頁64。

⁶¹ 郭倩文：《〈清華五〉、〈上博九〉集釋及新見文字現象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頁62。

⁶² 古容綺：《清華伍〈封許之命〉字詞研究》（臺中：臺中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7月），頁45。

⁶³ 高佑仁：〈《封許之命》考釋〉，《〈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臺北：萬卷樓，2018年），頁290-291。

⁶⁴ 張富海：〈清華簡字詞補釋三則〉，《古文字研究》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353。

(三)、楚簡〈四告〉解讀

清華拾〈四告〉整理者釋文為：

者魯天尹咎（皋）繇（繇），母（毋）刃（忍）臭（斃）哉，𠬪（駿）保
王身，望（廣）啟卒（厥）心，貽（示）之明猷，𠬪（淵）心遊=（優
優）。⁶⁵

簡文字形作：



簡文「𠬪」整理者通讀為「駿」，訓為長，⁶⁶ 目前對此句的釋讀未見其他解釋。前文已論證「𠬪」訓為長的理據不足，因此需重新考慮此處簡文文義。這段簡文說話者為周公，聽話者為皋繇，而簡文中所稱的「王」為「成王」。這段話乃是祈求皋繇護佑成王，與金文祝嘏詞的語境一致，其可與趺簋「𡗗保我家、朕立（位）、猷（胡）身」對照。因此簡文「𠬪」所表示的詞彙應當就是前文所指出的「綏」，即希冀皋繇能使成王安穩地保有其身，不會改變，也就是不會失去其生命的意思。

⁶⁵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頁111。

⁶⁶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頁115。

六、結語

金文中的「畋」字，舊說認為通假為「駿」，訓為「長久」；近年來學者則多主張即「允」字。訓為「長久」無可靠依據，而透過與「永」的對照，兩詞未見換用的現象更表示其無法訓為「長久」。至於以「允」來理解，不僅諸詞義間（信實、護佑、管理）的引申關係過於勉強，亦無法妥洽解釋所有文例。

這些金文祝嘏詞的「畋」字皆處於主語後、謂語前，應當是修飾謂語的副詞。將這些文例並觀，可見這些不同的謂語有共通性，一是這些謂語多與權勢地位有關，二是所指的狀態都是祈願者當下擁有的。考慮這兩個因素，結合語音條件，可以指出「畋」所表示的詞彙即「綏」，在這些文例中表示「安穩地」意思。正是這個表「安穩地」意思的詞彙存在，方能使已然的状态成為祈願。

除祝嘏詞外，「畋」這個字形還見於金文其他語境。宋右師延敦用於稱美器主，「畋」所修飾的謂語「共天常」是已然的事實，以故此一文例不適合用「綏（安穩地）」來解釋。但如果考慮「妥」、「綏」間的關係，此文例適合用「妥」來理解，表示以「穩妥地」方式施行後面的動作。因此，只要考量語境是祈願或稱美，說話者設想的主語能否施行或掌握「謂語」的動作，就可以區分「安穩地」、「妥善地」兩種意義。

除銘文外，楚簡中〈封許之命〉、〈四告〉所見字形，亦可聯繫於金文嘏詞的「畋」字，〈封許之命〉是對文王功業的追述與頌美，陳述的是已然事實，因此應當以「妥（妥善地）」義來理解。至於〈四告〉乃說話者周公向皋繇祈願，周公並無法控制皋繇護佑成王，因此此文例應當以「綏（安穩地）」來理解。

徵 引 書 目

一、傳統文獻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本。
-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0年。
- 舊題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景印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阮元《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
- 南唐·徐鉉：《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陳昌治刻本。
- 清·孫詒讓：《古籀拾遺·古籀餘論》，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清·孫詒讓：《尚書駢枝》，收於《大戴禮記輯補（外四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清·王念孫撰，張靖偉等點校：《廣雅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清·錢大昭撰，黃建中、李發舜點校：《廣雅疏義》，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二、近人論著

（一）出土文獻整理報告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

(二) 專書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杜正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

武振玉：《兩周金文虛詞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郭鵬飛：《爾雅義訓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董蓮池編：《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三) 學位論文

古容綺：《清華伍〈封許之命〉字詞研究》，臺中：臺中教育大學碩士論文，2017年7月。

郭倩文：《〈清華五〉、〈上博九〉集釋及新見文字現象整理與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黃凌倩：《清華伍〈厚父〉、〈封許之命〉集釋》，合肥：安徽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論文，2016年5月。

(四) 單篇論文

朱鳳瀚：〈新見商金文考釋（二篇）〉，《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23-142。

- 吳鎮烽：〈遯尊銘文初探〉，《吳鎮烽金文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頁 325-331。
- 李家浩：〈大万尊銘文釋讀〉，《出土文獻》第八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 30-37。
- 李學勤：〈戎生編鐘論釋〉，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頁 375-378。
- _____：〈魚尊銘文簡釋〉，《李學勤文集 16·青銅器研究（六）》，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頁 279-282。
- 徐中舒：〈金文叢辭釋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一分（1936年3月），頁 1-44。DOI：10.6355/BIHPAS.193601.0001
- 徐俊英：〈南陽博物館藏一件春秋銅敦〉，《文物》1991年第5期，頁 88-89。
- 高佑仁：〈《封許之命》考釋〉，《〈清華伍〉書類文獻研究》，臺北：萬卷樓，2018年，頁 261-531。
- 張富海：〈清華簡字詞補釋三則〉，《古文字研究》第3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 351-354。
- 郭理遠：〈宋右師延敦銘文補說〉，《出土文獻》2020年第3期，頁 62-68。
- 陳致：〈「允」「畎」「峻」試釋〉，《饒宗頤國學院院刊》創刊號，2014年4月，頁 135-159。
- _____：〈詩經新視野〉，《國學新視野》2015年秋季號，總第9期，頁 27-38。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博物館：〈隨州文峰塔 M1（曾侯與墓）、M2發掘簡報〉，《江漢考古》2014年第4期，頁 3-51。
- 楊樹達：〈秦公簋再跋〉，《積微居金文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 68-71。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6-17。

_____：〈戎生編鐘銘文考釋〉，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頁365-374。

_____：〈懷念張先生〉，《裘錫圭學術文集：雜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210-211。

盧連成、楊滿倉：〈陝西寶雞縣太公廟村發現秦公鐘、秦公罇〉，《文物》1978年第11期，頁1-3。

（五）網路論文

蘇建洲：〈《封許之命》研讀札記(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2500>，2015年4月18日)，2025年1月7日檢索。

付強：〈《封許之命》與史牆盤的“允尹”〉，《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204，2015年4月10日)，2025年1月7日檢索。

（六）資料庫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www.ihp.sinica.edu.tw/~bronze/>